

丛书主编 解力夫 张光勤

《世界家族》系列

西哈努克家族

● 张锡镇 著



《世界家族》系列

丛书主编 解力夫 张光勤

西哈努克家族

张锡镇 著

世

界

家

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28

PM 63/09

《世界家族》系列丛书

西哈努克家族

张锡镇 著

丛书主编：解力夫 张光勤

责任编辑：姜秀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2.75 印张 320千字

印数 00001—30000

1996年5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745-9/G·124 定价：19.3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世界家族》系列编委会

主 编：	解力夫	张光勤		
编 委：	三班	王立	王新	王承昆
	方毅	刘卫	刘军	刘仲强
	阮宗泽	冯光	谷文艳	沈恒炎
	何庄	杨光斌	杨雷	李顺荣
	张力	张锡镇	张建东	张光勤
	郑保卫	欧阳红兵	罗养毅	段来和
	姜秀珍	都德滨	赵晓春	梁华
	崔淑兰	黄殿伟	润青	解力夫

目 录

1. 王族世家	(1)
2. 继承王位	(16)
3. 浪漫婚姻	(26)
4. 日法争夺	(40)
5. 首次出访	(54)
6. 伊沙拉运动	(59)
7. 半个独立	(68)
8. 山玉成回国	(74)
9. 国王“政变”	(78)
10. 高棉伊沙拉和越盟	(83)
11. 争取独立和日内瓦会议	(88)
12. 红色高棉的崛起	(98)
13. 逊位“原子弹”	(106)
14. 中立外交	(111)

15.	1958 年大选	(120)
16.	达春阴谋	(125)
17.	当选国家元首	(132)
18.	同美国断交	(138)
19.	柬共走向武装斗争	(151)
20.	钢丝绳上的摇摆	(159)
21.	阴谋政变	(165)
22.	流亡北京	(174)
23.	缺席审判	(188)
24.	解放区之行	(197)
25.	展望未来	(204)
26.	合作与磨擦	(212)
27.	朗诺垮台	(218)
28.	民柬诞生	(224)
29.	返回柬埔寨	(232)
30.	柬越战争爆发	(246)
31.	重返国际舞台	(260)
32.	全民族的抵抗运动兴起	(271)
33.	寻求政治解决	(296)
34.	雅加达鸡尾酒会	(310)
35.	两阶段巴黎国际会议	(318)
36.	金边事件	(338)
37.	维和行动和全国大选	(345)

- 38. 尽瘁余生..... (358)
- 39. 情系伟人..... (364)
- 40. 王室纷争..... (386)

1

王 族 世 家

柬埔寨曾是中南半岛的大帝国
法国人成了柬埔寨的太上皇
祖父盼望他成为柬埔寨的“狮心王”理查一世
星占家的占卜使小西哈努克远离王宫
法国军官说，西哈努克是“疯子”，但“他是天
才的疯子”。
第一次激起他情感的居然是他的一位老师
柬埔寨失去了她自己的“阿尔萨斯—洛林”

古代柬埔寨强盛时期的版图并不像今天这样。

在东西亚，湄公河流域是古代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后来，柬埔寨人在这里建立了帝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12 世纪的吴哥王朝是它的极盛时期。列为东方四大奇观的吴哥窟，是这段辉煌历史的见证。那时，它的版图几乎占了大半个中南半岛。只是到了 13 世纪，随着泰人暹罗帝国的兴起，吴哥帝国才走向了衰败。后来，在暹罗和越南不断对它进行争夺和瓜分之后，版图急剧缩小。到 19 世纪中叶，当安东王登位的时候，柬埔寨已经成为暹罗和越南的纳贡国。暹、越两国达成协议，各自从柬埔寨割取

了大块领地：越南得到了交趾支那，而暹罗得到了柬埔寨的大片领地，双方承认安东为柬埔寨国王。柬埔寨成了暹罗和越南的共同的保护国。

正当安东王为他国家的存亡忧心忡忡的时候，法国的传教士米希主教来到了安东的王宫。他很快博得了安东国王的信任，并成了他的顾问。安东王天真地相信法国人会帮助他收复被越南吞并的领土，保障柬埔寨的独立。正当法国人草拟了一个不平等条约、要求安东王签字的时候，这位国王病逝了。王位传给了他的长子安·沃代，正式执政时改名为诺罗敦，这是暹罗王给他起的名字，此人就是本书主人公西哈努克的诺罗敦家族的始祖。

他就位后不久，就遭遇了他弟弟西伏塔亲王的反叛。于是，诺罗敦携带象征王权的宝物——金剑和长矛逃到了暹罗。这时，法国人进行了干预。米希主教号召柬埔寨的天主教徒起来捍卫诺罗敦的王位，平息西伏塔的叛乱。原先支持西伏塔叛乱的法国军人这时也转向了效忠诺罗敦的军队。结果西伏塔的叛军被驱赶到了湄公河东岸人烟稀少地带。

在法国驻曼谷领事的干预下，暹罗蒙库王派兵用汽船把诺罗敦送回柬埔寨，并恢复了王位。由于法国在捍卫和恢复诺罗敦王位中所起的作用，诺罗敦于1864年同法国签署了《法暹条约》，正式确立了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权。为换取泰国对法国保护权的承认，法国同意将柬埔寨的马德望、诗梳风、暹粒三省割让给暹罗。

1884年，当法国在越南确立了殖民统治之后，法国驻交趾支那的总督带领一支军队闯入了柬埔寨王宫，用刺刀对准国王的喉咙，迫使诺罗敦签署了另一项柬法条约，从而最终确立了法国对柬埔寨的宗主权。

从此，国王的权力被大大削弱，法国人成了柬埔寨的太上皇。他们控制了柬埔寨的军政大权，这激起了诺罗敦的极大不满，他感到了亡国的耻辱。于是，他决定同法国宣战。但他又不想冒险

丢掉自己的王位，因此采取了特别隐秘的手段——支持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自发起义的抗法运动。这场反法斗争持续了两年多。虽然法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但反抗此伏彼起。最后，法国作了让步，归还给国王部分权力。但却派一个高级专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由于专员的权力很大，特别是后来驻金边的代表直接担任了内阁的主席，使国王的权力降到了最低点。诺罗敦国王一气之下，含恨而死。

诺罗敦去世以后，本来按照传统，王位应该由他的长子诺罗敦·尤根托继承。但是这位王子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曾受他父王的委托前往巴黎，要求法国恢复高棉君主的权力。他无情地向法国政府揭露了法国殖民统治的种种罪行和弊端。于是，他被当作反法的激进分子，被禁止返回柬埔寨。后来，他被流放到泰国，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诺罗敦·尤根托显然被剥夺了继承王位的资格，这样，理所当然的应该轮到诺罗敦的次子诺罗敦·功佛罗亲王，即西哈努克的祖父。他被法国当局选为“法定继承人”。但是，这位王子性格倔强，在一批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对法国人常出言不逊。这样，法国又剥夺了他的王位继承权。

法国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决定打破柬埔寨王位继承的传统，寻找一个驯服温顺的国王。于是，西索瓦被选中了。

西索瓦是诺罗敦国王的异母兄弟，他野心勃勃，尽管已经60岁，仍伺机攫取王位。为此他对法国人俯首贴耳，最后终于继承了王位。

这样，王位没能在诺罗敦家族中继续下传，而是转到了西索瓦家族手里。从此，两大家族关于王位继承权的纠纷不断。

西索瓦执政时期，在法国的压力下，暹罗归还了曾经被暹罗割走的柬埔寨西北部地区。由于西索瓦同法国采取了合作态度，这期间双方关系没有出现大的波折。

1927年，西索瓦国王逝世，法国当局看中了西索瓦的长子西索瓦·莫尼旺，所以，又恢复了长子继承王位的传统。西索瓦·莫尼旺毕业于法国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战功赫赫，誉满法国。由于他同法国的亲密关系，被法国当局推上了王位。这样，王位就在西索瓦家族传下来。

莫尼旺的叔伯兄弟苏他罗，对此耿耿于怀。因为王位本来应由诺罗敦的后嗣来继承。不过，这两个家族也不会结成世仇，因为按柬埔寨王族的传统习惯，各家族之间可以相互联姻。自安东王以后，国王的男性后嗣达数千人，有的国王和亲王的妻妾达几十个或上百个。各亲王之间都可有血缘关系。表兄妹之间、堂兄妹之间、同父异母兄妹之间，甚至不同辈份之间的青年男女都可通婚。西哈努克的祖父苏他罗的妻子，就是他的异母妹妹。西索瓦家族的莫尼旺国王的妻子，则是他的侄女，即诺罗敦国王的孙女。

莫尼旺国王在位期间，他的子女和诺罗敦家族苏他罗的子女再次联姻。这就是诺罗敦·苏他罗之子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同莫尼旺国王之女西索瓦·哥沙曼之间的结合。他们两人就是西哈努克的父母。西哈努克，便是这两大王族支系结合的产儿。

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年轻时是一个花花公子。在中学时代就到处拈花惹草，但他是一个音乐天才，萨克斯管和笛子吹得相当漂亮。

哥沙曼是莫尼旺国王膝下最疼爱的公主。她生在王宫里，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得也十分漂亮。这位美丽的公主聪慧睿智，意志坚强，崇尚尊严，具有民族自豪感。自从嫁到诺罗敦家族，她就决定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重振诺罗敦家族。她渴望有一个儿子，渴望像一个雕塑家那样把这个儿子塑造成她心目中的形象。

命运之神真的成全了她。一天，哥沙曼感到怀孕的身体有些不适。她急忙回到离王宫不远的小别墅里。自从她结婚以后，就

同她的丈夫住在那里。

傍晚时分，她感到肚子一阵剧痛。她临产了。这时，屋外突然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焚风，这是印度支那特有的风。树木在风中嗖嗖作响，干热的风好像要把一切都烧焦。这一切谁都没有注意，房子里的人们正在紧张地等待和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终于，“哇”的一声，一个男孩子降生了。此刻是1922年10月31日晚上7时正。

这个小生命的诞生使这两大王族支系都十分高兴。这不仅是诺罗敦家族的一个新继承人，也是莫尼旺国王心爱的小外孙，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这位国王最疼爱的女儿。

祖父诺罗敦·苏他罗亲王是一个著名的巴利文专家。他仿照一位印度佛教传奇式的王子的名字，给他起了一个巴利文名字，叫作“西哈”（也可读成“星哈”或“新加”）。按巴利文的解释是“狮子”的意思，大概他的祖父对他寄予厚望，想使他成为当代柬埔寨的“狮心王”理查一世。

外祖父莫尼旺国王则预言说：“诺罗敦·西哈努克将有一天会占据着柬埔寨最高的职位。他的一生将是非凡的，而且具有足以对付一切要毁灭他的敌人的意志。……他将能经受一切考验，渡过一切险境，战胜他的敌人。”

他外祖父的这番话，后来几乎都应验了。

儿童时代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回忆的。西哈努克虽然出身皇族，但他的童年经历却同其他皇家子弟迥然不同。这大概要归因于那个星占家。根据他的占卜，西哈努克不宜留在王宫内。

西哈努克的母亲笃信命运。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他母亲的外祖母那里。他的外曾祖父叫哈桑甘亲王，同西哈努克的曾祖父一样，是安东国王的儿子。哈桑甘亲王和他的夫人周坤·巴特居住在乡下，西哈努克远离王宫来到这里。不知道是对那位

星占家的占卜过于认真，还是他的父母或外曾祖父有意培养他的某种品格，他被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虽然他也有很多机会与他的外曾祖父母同住。但总的来说，他过的还是平民的生活。

这种处境对西哈努克思想品格的铸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几乎影响了他的终生。这种思想品格的精华就是他对柬埔寨农民的深厚感情，以及捍卫农民利益，捍卫这个农民国家的坚强性格。

西哈努克周围的人是农民，和他玩耍的是农民的孩子。他知道农民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需要什么。他看到了他们怎么生活，并逐渐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他把自己当做他们中的一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从未滋生出皇家贵族子弟的那种特有的优越感和自命不凡。

正由于这一点，后来登基了的西哈努克才有可能成为大概是柬埔寨历史上最平民化的国王；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西哈努克后来没有那样地看重那个金光闪闪的王位和王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西哈努克几度沉浮，几经流亡，但最终，柬埔寨农民唯一能够接纳和拥戴的只有西哈努克一人。

西哈努克热爱农民。在当国王或执政期间，他不断地到各地巡视，同他们亲切交谈。而农民们也热烈地欢迎他，竟相同他握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但是70年代，一个朗诺分子却诋毁他说，西哈努克厌恶农民，和农民握手之后，还要回到房间里用酒精或香水洗手，而且低声抱怨说：“呸！”这些农民多么脏呀！”对于这一中伤，西哈努克感到一阵刺痛。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还特意回顾了朗诺分子借以攻击他的那件“洗手”事件。他说，“实际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非常简单。在我的一生中，我喜欢我的农民。我去各省巡视的时候，许多小姐们和女士们，根据我们这里的习惯，都抢着用带着又长又尖的指甲的手来同我握手，我也把手伸向她们。由于她们很热情，我的手就像经过按摩一样，在无意之中被她们的指甲划破了。离开人群以后，我的手很疼，只

好找护士涂上一些酒精或红汞，医治一下由于感情流露所造成的皮肤划伤。”

西哈努克的外曾祖母巴特夫人是一个慈善的佛教徒，她虽然弄不懂不应当压迫和剥削人的道理，但她知道应该按照佛教的教义对待他人。她始终同农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她属于皇家贵族门弟，但当地的农民仍然可以随时走访她，而且给她送去他们自己的最好的大米和其他农产品。巴特夫人热情平等地对待这些普通的农民来访者。他们的这种关系对年幼的西哈努克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哈努克承认，他同农民的感情来自他的童年、他的外曾祖母以及他童年时居住的乡村环境。

巴特夫人对西哈努克进行了严格的宗教训导，要把他培养成未来柬埔寨的阿育王。从五岁起，西哈努克就必须遵守佛教的五条戒律：不撒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当然对一个儿童来说，比较适合的是第一条：不说谎。对这一条戒律，西哈努克终身恪守。甚至对不大光彩的艳史和隐私他都不粉饰。从他的自传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色彩斑斓的西哈努克，其中不乏污点。

当年老的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小小的西哈努克为了给她举行葬礼，还当了24小时的和尚。他身着黄色袈裟，俨然像一个小僧人。那天，他必须戒忌晚餐，但是人们还是给他送了几块糖果。当第二天她火化之后，他便还了俗。

外曾祖母去世以后，西哈努克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不得不离开乡间，回到了他父母身边。但是很快，他又被送到了他的祖父母那里。在那里，他开始接受初等教育。

他的祖父苏他罗·诺罗敦亲王是一个文人，在文学方面造诣颇深。他大概想把小西哈努克培养成为一个文学家。但天真活泼的西哈努克却热衷于踢足球，他早已习惯于同乡下那些平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尽管如此，他祖父的影响还是在他身上打上了深

深的烙印。他后来在歌曲作词、电影编导、戏剧创作方面的才能说明他在文学方面的根底。尤其是他对戏剧的酷爱，是与他祖父的熏陶分不开的。他小小年纪居然能够把一群小伙伴集结到一起，组成小剧团和小乐队。

西哈努克在音乐方面的特长应归功于他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苏拉马里特是一个出色的萨克斯管和笛子的演奏家。这位精通音乐的父亲很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小提琴手，但西哈努克无论如何也不喜欢用下巴颌夹着小提琴的那种呆板姿势，总是特别欣赏他父亲吹萨克斯管的优美姿态。所以，小提琴课他常常缺席，而他的萨克斯管却吹得相当漂亮。尽管他父亲的笛子也吹得非常动听，但始终没有引起西哈努克的兴趣。

苏拉马里特寻求一切能对他的感官产生新奇刺激的娱乐。这当然少不了看电影。而每次看电影总拉不下西哈努克。以致小小年纪的他便成了电影迷。他崇拜玛琳·黛瑞西和莫里斯·谢瓦利埃等电影明星并为之倾倒。这大概是他后来能成为电影编剧、导演兼演员的原因吧。

苏拉马里特的生活对西哈努克影响不小。西哈努克虽然不同他父亲住在一起，但却经常同父母一起吃饭。父样对饮食相当讲究，而且也特别擅长品尝各种美食。他的母亲爱吃高棉菜，而父亲酷爱法式大菜。几乎每个月，父亲都要花很多钱购买鹅肝和其他精致的法式大菜。他常以这些美食去讨好住在金边、西贡、河内的那些容易得手的漂亮姑娘，包括一些外国姑娘。西哈努克对美味佳肴的喜好和对法国菜的酷爱，就是从那时开始的。70年代他流亡北京期间，只要一想起那法国式的香喷喷的奶油鹅肝，就垂涎欲滴。一次，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想到北京采访他，并希望他能说服周恩来同意向她发放签证。西哈努克同意帮她忙，条件是必须给他带两公斤法式奶油鹅肝。但遗憾的是这个忙他没能帮上，两公斤鹅肝也就落空了。

如果说西哈努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发展还是循规蹈矩的话，那么，他在体育方面的发展则是奔放不羁的了。他虽然是足球、篮球和排球的爱好者，但却仅仅停留在消遣娱乐的水平上。他从来没有迷上过哪种体育运动，不过，这些爱好为他后来身体的健康打下了基础。

西哈努克的母亲哥沙曼出嫁之前是莫尼旺国王十分宠爱的女儿。西哈努克是哥沙曼的独子，因此他倍受外祖父的宠爱。但是这位国王没有心思教育这个王族的后代，因为他不能摆脱成群妻妾的纠缠，终日陶醉于歌舞昇平之中。

西哈努克就读的弗朗索瓦·博杜安小学，并不是一个贵族学校。他同平民的孩子坐在一条板凳上，同他们一起学习、劳动和玩耍。他们之间友好和睦，亲密无间。这个学校培养了他不自恃高贵，同情下层的思想感情。

在小学，由于他受父亲的影响，总是贪图娱乐，而不刻苦钻研功课。但奇怪的是，期末他总能得到优良的成绩。如果不是老师偏袒这位皇族公子的话，那只能说明年幼的西哈努克并不愚笨。他的聪明连他的敌人也不否认。1953年11月，当驻柬的法国军人听说准备承认柬埔寨的独立，把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时，有人就惊呼，难道要把这个国家交给这位“疯子”君主？法国驻军总司令官朗格拉德将军则回答说：“先生们，国王是个疯子，但他是一个天才的疯子。”西哈努克对这一评价洋洋自得。后来，他曾多次为此津津乐道。

西哈努克童年的大部分虽不是在王宫里度过的，但他始终受到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宠爱，家庭为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一切条件，他从来不必像其他平民孩子那样承受生活上的负担。

说来也怪，尽管他是在宠爱的氛围中长大起来的，但这并没有使形成专横跋扈、权欲熏心的性格，相反，仁慈、妥协、宽容却成了他性格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可见，童年时代还是给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西哈努克无忧无虑，在不知不觉中告别了自己的童年。1936年，他14岁，该上中学了。苏拉马里特亲王对儿子的中学教育格外关注。

按照柬埔寨王族的传统，作为一个亲王，仅仅标志他有贵族的爵位，而不意味着他有多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安东王后裔中的上百名亲王中，只有少数人有个人的财富，而大多数亲王们则像普通平民那样以个人的能力和才智来谋取公职。有不少亲王就是军官、警官、士兵、海关职员，甚至商店店员。这种情况使苏拉马里特亲王特别重视西哈努克的中学教育。

为了保证孩子的教育，西哈努克的父母决定为孩子选一所理想的中学。那时，只有西贡的中学才有最好的教师。他们选中了一所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这也是西哈努克父亲曾就读过的学校。这一次，他要远离父母，寄宿远在异国的中学了。

习惯了舒适环境的西哈努克讨厌那种寄宿生活。他在金边看到过那些中学寄宿生们可怜的生活状况。更何况他留恋那些童年时代的小朋友，珍惜同他们结下的友谊。

母亲语重心长地向他讲述到西贡学习的重要性。她说：“你看到了吗？我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是法国的保护国，只有非常精通法语的高棉人，才有可能在政府机关中找到肥缺。因此，不论如何，你也要进入拥有最佳法语教员的最好的学校，这就是法国人办的沙士鲁·罗巴中学。”母亲一再开导他：“你很快就要成为青年人了。不能还像小时候那样玩耍了。青年人应该努力学习。”

西哈努克听从了父母的劝说。那天，他父亲亲自开着达尔波小轿车送他到远在交趾支那的西贡。这是西哈努克平生第一次远离柬埔寨。他没有任何兴奋感，对异国也没有一丝好奇。他缩在车子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好像一只要被带到屠宰场的羊羔。他一想到要长期离开他的母亲和那熟悉舒适的一切，就想哭出声来。但